

◇两代风景

奢侈的寂静

[南京]关立蓉

2011年夏天,我从一个黄海边小城来到南方一座城市,住在爸爸单位破落的院子里。我们来了没多久,爸爸就被派到济南学习。

我们的家在一楼,是一套居室分出的半套,很小,只有三个房间,一间朝阳,两间朝北,其中朝北的一间房用隔板分成厨房和卫生间。

本来朝阳的房间是两个人的卧室,后来妈妈把一张床移走了,移到朝北的房间里,她说应该给我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在这样芝麻大的小房子里,我竟奢侈地拥有三分之一的地盘,可以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享受从房子前的高墙上泻下来的阳光。

朝北的房间暗淡无光,窗外的松柏像是铺天的大伞,挡住了光线,只留下惨淡的阴暗。那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橱柜,还有餐桌和电脑。妈妈的床就在靠墙的角落里。而墙的那头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楼梯。

她的脸色经常是暗黄的,眉头紧皱着,我知道她又头痛了。夜里她总是把我的房门紧紧地关着。凌晨时分,我还是听见大铁门“砰”地一声,楼上那伙年轻人回来了,使劲地踩着楼梯,“咚咚,咚咚”,像是轻一下重一下敲在人的心头。

透过门上的气窗,我看见妈妈房间的灯亮了。暗黄的灯光,让我想起妈妈每天早上憔悴

悴的脸色。门锁轻轻响了,妈妈似乎开门出去了。“你们……轻一点……孩子睡觉……上学……”妈妈的声音夹杂在年轻人的笑闹声中,终不可闻。

“嘭”,门关上了。然后是拉凳子,高跟鞋踏在地板上的声音。过一会儿,一切又安静下来。我翻了个身,妈妈还没关灯。一阵风吹得窗户咯咯地响,我听见妈妈叹了口气,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。

过了几个月,这幢五层的破旧楼房开始装电梯,在房子背后打地基,敲山墙。这儿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,嶙峋的乱石,飞扬的尘土,手拿冲击钻的工人似乎要把地球戳个窟窿。

朝北的房间终日亮着灯,白天残存的一点光线终于被密集的手脚手架遮得严丝密缝。打电话经常忙音,大概外面的钢铁森林辐射了大部分电磁波。妈妈晚上经常开门出去,在我的窗前来来回回地走,刻意压低了声音,大概在求情:“麻烦……”

有一天放学回家,我发现大铁门上多了一块皮革。关门的时候,只是一声闷响。我开开合合了好几次,门框碰到皮革,尖利刺耳的碰撞声被磨得圆润。我想这肯定是妈妈安装的。妈妈还在外面收衣服,一楼的东西总是容易发霉,而我们家没有阳台。

妈妈每天都被局限在这样一个阴湿的角落里,出门晒衣

服,收衣服。无时无刻不被包裹在噪声的中心,早晨垃圾车路过的隆隆声,白天工地扔钢管的刺耳的声音,半夜铁皮楼梯震动的声音。她像一块海绵试图吸纳所有的噪音和黑暗,把我送进明亮、温暖和安静中。

我进了房间,坐在整洁的桌子前,心还在躁动地跳着,试卷上密密麻麻印着字,我看不清。我深深地捂住脸,眼眶胀痛得厉害,脸颊越来越烫,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

第二天,我看见工地上贴了一张告示,恳请工人们不要清晨从楼上扔钢管、锯木头。妈妈写的。

两年之后,在我上初三前,我们终于搬走了。

我们搬离时,那扇包着皮革的铁门已被摩挲得发亮。妈妈头上的白发多了几根,但眉间的褶皱却淡了些。新家的阳台洒满阳光,她总爱坐在那儿晒被子。偶尔路过老院子,还能听见电梯运行的嗡鸣——那扇门后,曾藏着一位母亲用沉默为我筑起的,对抗噪音的堡垒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xfanxing@163.com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桥畔秦淮千年事

[南京]姜超

要读懂十里秦淮,最好的办法,便是立于某一座桥头。桥是河的眉目,是岸的牵绊,更是这蜿蜒十里烟水的魂。你只需静静地站着,那六朝的烟水气、明朝的市井声,便会顺着桥墩上的苍苔,丝丝缕缕地蔓延上来。

若要追溯秦淮桥的源头,最先浮上心头的,总该是那一座早已沉入历史烟波里的“朱雀航”。那是六朝的事了,彼时的建康城,正南门曰朱雀门,门外便是这宽阔的秦淮河。那时的桥,还不是如今这般的石拱模样,而是“连舟为梁”的浮桥。百余条木船用铁索连在一起,上铺木板,便是一座“大航”。平日里,它是南渡北往的要道,王谢子弟,乌衣巷口,策马而过,衣袂飘飘,惊起一片江鸥。可一旦烽火燃起,这桥便有了另一副面孔——守军只需解开缆绳,将舟船一散,那千军万马便只能在对岸望河兴叹。唐时刘禹锡一句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”,看似写野草闲花,实则道尽了这浮桥看惯了的兴亡无常。今日我们已难觅那古桥的踪迹,有人考证它在长乐渡,有人说它在镇淮桥附近,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只要那诗句还在,那夕阳的余晖,便年年都洒在秦淮河上。

船过中华门,巨大的城堡如山而立,横跨其外的,便是长

干桥。这桥名里,藏着最温柔的人间情味。李白那首《长干行》,写尽了小女儿的情态,这“青梅竹马”的源头,便是这长干里,便是这长干桥下。

若说长干桥承载的是平民的柔情与坚韧,那夫子庙前的文德桥与武定桥,则见证了文人的抱负与风骨。文德桥在这泮池之侧,意在“文德”以蓄文气。与文德桥遥相呼应的,是武定桥。明初靖难之役,朱棣攻入南京,一位姓谢的官员之妻,不忍受辱,提着麦饭祭奠完亡夫,从武定桥上纵身跃入秦淮河,一介弱女,用生命在这座以武为名的桥上,写下了比刀剑更凛然的“清风”。

继续东行,河水渐宽,市声渐远。一座名为“中和桥”的现代建筑横跨河上。它的前身,是明朝初年的五孔石拱桥,历经清代的康熙、嘉庆两朝重修,屹立了数百年。到了1965年,这座古桥被彻底拆除,它的部分旧拱石,被拆下来,用在了不远处九龙桥的修复上。老桥的肉身虽死,魂魄却以另一种方式,在另一座桥上延续。

秦淮河的桥,一路走来,阅尽了王朝的更迭,承载了人间的悲欢。那桨声,那灯影,还有那桥畔的花草、天上的飞鸟,依然在诉说着,一个关于永恒与变迁的,不老的故事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